

明季北畧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10478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三

錫山計六奇用寶編輯

補遺

殺星降凡 萬曆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傳一羽士伏壇魂至天門見包拯奏帝曰自唐黃巢以後宋秦檜以來中吟罪犯繁夥久理地獄未正天刑謹齋表以聞帝命九天清獄暨併法勘司會議時該曹司奏云罪犯萬萬應在刀兵劫內勾銷着冥司判生人道遣月孛天狗羅睺計明季北畧卷二十三

都好殺諸神降生人世使攪亂乾坤帝甚憫之太白金星奏請隨行願因事救解遂同下界時十二月廿五日大雪六日至元旦始止凡五尺衆晨起見遍地雪上有巨人足跡及牛馬蹄痕深尺許衆大異之蓋卽月孛諸神與所隨妖星馬正俱于大雪中下吟托生人世故所至有足跡是歲丙午五月李自成生

李自成生

嘉靖時陝西米脂縣廣義鄉有李十七者初生時父夢九天一鏡自空飛入其室驚覺妻舉子父云此子

異日當掌握兵權。建功邊塞。鎗矢摠額戈矛。九一適
成十數。命名十戈。及長。慷慨好義。年五十二。尚無子。
繼妻石氏。年三十餘。復不孕。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二
月。進香武當。所嗣道士梅三。島贈藥。以歸。石乃孕。丙
午。十戈夢一騎突入。忽長嘯數聲。迴繞其室。乃覺。石
生自成。因夢一騎入門。乳名闖兒。年十六。夏月。師以
雨過雲收。命聯云。雨過月明。頃刻頓分境。盼自成云。
煙迷霧起。須臾難辨江山。又秋日進蟹。師命咏螃蟹。
詩自成賦云。一身甲冑。肆橫行滿腹。元黃未易評。慣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二

向秋。畦私竊殺。偏于夜節。暗偷營。雙螯恰似鋼。又舉
八股。潭如寶劍。擊只怕釣鱉人。設餌捉將沸釜送。殘
生師見詩。語異時。雖有好日。終是亂臣賊子。不獲令
終未幾。自成棄文習武。父死半載。家產悉傾。時縣東
有周清。年二十。貌偉。有膂力。與妻趙氏。以打鐵爲業。
火星滿室。衆遂呼爲滿天星。自成依之。學藝。結爲兄
弟。越二載。有鄭某。與妻馮氏。有一子一女。起家時。止
一斗粟。至是。頗富。故衆呼其子曰仁。爲一斗粟。性不
羈。女美。以二月生。乳名燕娘。歸自成。已而。頗早。米每

石六爾大饑盜蠭起崇禎二年京師被圍詔天下勤
王自成遂詣軍門投爲隊長兵行四日餉缺率諸軍
散謀遂遯走中途遇北來逃兵欲劫之自成曰予號
闖王名著三秦敗鎗挿入地去五十步射之應弦而
中中劈爲兩衆驚拜推爲寨長時旱饑民人逃窟自
成遂居山爲窟

雲護李自成

予聞李自成始事頗奇自歲初起在河西臨洮聞其
黨不多踰年遂得萬人撫鎮諸臣舉兵圍之自成藏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三

入洮河底駐營時東則洮河而西則黃河也南與北
官兵固守且洮河濶大水勢復甚急自成入于洮中
無計可出是走絕地矣一日自成棄萬衆于洮中止
率七人跨馬涉流而渡岍上守兵遙望黑雲一條儼
如龍然遊過河去蓋黑雲擁護自成竟不見有七騎
亦大異也自成既渡河官兵猶不之覺遂率七騎登
岍違逸初至晉昌次入漠中次又入蜀之夔州雲陽
後入湖廣凡突走數千里衆大聚遂不可制

江陰庠士馮吉甫清初從錫紳張輔至秦之鞏曰

歸。予謂必問自成事久欲訪之而無暇也。至康熙九年冬。偕秋紹張子往。談次吉甫述此。

羣賊推自成為王

李自成結九十八寨。响馬內有二十四人為首。各有混名。

第一名老獍。獍孫。昂。第二名洪太太。洪用光。

第三名翻江龍。呂。佐。第四名曹操。王林。漢。

第五名八大王。張獻忠。第六名一條龍。張。立。

第七名格子眼。盛永正。第八名冲天鵬。方也仙。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三

四

第九名梅鐵塊。梅遇春。第十名水底龍。劉伯清。

第十一名雙珠豹。史。定。第十二潑皮風。陸。鋼。

第十三一枝花。王千子。第十四兩裡金。剛王命。

第十五五閻王。丘正文。第十六掃地王。閻人訓。

第十七河天飛沙。來鳳。第十八善隱身。蔡本雄。

第十九混天龍。馬元龍。第二十穿山獺。金庭漢。

第二十一不粘泥。趙勝。第二十二混十萬。姜。廉。

第二十三滿天星。周。濤。第二十四一斗粟。鄭日仁。

羣賊共推自成為大元帥。稱闡王。自成既得衆。謀劫

郡縣張獻忠曰欲圖大舉先資糧餉聞人訓曰張公
言善自成于是命孫昂史定往山西呂佐林漢往陝
西聞人訓方也仙往山東洪用光鄭曰仁往南直安
慶馬元龍王命往滁和俱率衆數萬

李岩作勸賑歌

李岩勸縣令出諭停徵乃崇禎八年七月初四日事
又作勸賑歌各家勸勉賑濟歌曰

年來蝗旱苦頻仍嚼嚼禾苗歲不登米價升騰增數
倍黎民處處不聊生草根木葉權充腹兒女呱呱相

明季北粵

卷之二十三

五

向哭釜旣塵飛髮絕烟數日難求一餐粥官府徵糧
縱虎差豪家索債如狼豕可憐殘喘存呼吸魂魄先
歸泉壤埋骷髏遍地積如山業重難過飢餓關能不
教人歎行淚淚灑還成點血斑奉勸富家同賑濟太
倉一粒恩無旣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
天地無私佑善人善人得厚福長臻助貧救乏功勛
大得德厚流光裕子孫

李岩歸自成

岩初見自成自成禮之岩曰久欽賑下宏猷岩恨詭

見之晚自成日。草莽無知。自慙非德。乃承不遠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若曰將軍冬日在人。莫不忻然鼓舞。是以謹率衆數千。願效前驅。自成曰。足下龍虎鴻韜。英雄偉畧。必能與孤共圖義舉。創業開基者也。遂相得甚歡。

宋獻策及羣賊歸自成

宋獻策面如猿猴。多智畧。雲遊各省。妄言禍福。謂國運將終。煽惑人民。又傳二語云。十八孩兒。兒上生。自小生來。好殺人。聞自成日強。往歸之。自成亦素聞獻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六

策通術數。故一見如舊識。卽屏左右。問攻取事。獻策云。流入順河。干陷在十八灘。若要上雲天。起自雁門關。將軍始爲馬上之王。王號闖者。已驗其說。守若推起自雁門關一語。將軍起義當從此地始也。自成大喜。稱爲宋軍師。而不名。時有將二十一人來歸。呈揭

牛金星

河南人

唐啓原

山西人

劉宗敏

山西人

王潑清

山西人

馮岳

河南人

張澤

北直人

谷大成

四川人

顧永龍

河南人

李 牟 河南人 趙 禮 四川人

苗人鳳 陝西人 吳風典 四川人

祖有光 湖廣人 管撫民 湖廣人

朱 浦 山東人 李承元 北直人

孫世康 四川人 苗之秀 山西人

陳 泯 河南人 戈 寶 陝西人

王 年 四川人

右所列二十一人有實者有隱者非皆真姓名也博洽君子自知之

賊將官銜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七

宋獻策開國大軍師 牛金星天祐閣大學士

唐啓原提督四路戎馬大元帥

劉宗敏權將軍 戈 寶正監軍

馮 岳毅將軍 王 年左監軍

谷大成銳將軍 王 賈右監軍

李 岩制將軍 柏止善果將軍

苗人鳳左先鋒 王漪清龍護將軍

祖有光右先鋒 張 澤豹畧將軍

官撫民前先鋒 顧承龍威將軍

朱 浦壓隊人將軍

吳風典選將軍

李承元征西將軍

趙 禮右擊將軍

李 牟討北將軍

孫世康協贊將軍

陳 泯鎮東將軍

苗之秀虎賁將軍

張 霖圍南將軍

以上官銜俱自成初時所定後入荆復定九等至

姓氏俱有隱誤者予雖改正一二猶未盡較也當

俟付梓時悉取諸書與同志世核之耳然野史所

紀瑣事頗多實者 辛亥四月初十日社稷王館書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八

李岩說自成假行仁義

自成既定偽官卽命谷大成祖有光等率衆十萬攻

取河南李岩進曰欲圖大事必先尊賢禮士除暴恤

民今雖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澤在民已久近緣歲饑

賦重官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湯火所在思亂我等

欲收民心須托仁義揚言大兵到處開門納降者秋

毫無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卽行斬

首一應錢糧比原額止徵一半則百姓自樂歸矣自

成悉從之岩嘗造黨作商賈四出傳言闖王仁義之

師不殺不掠。入編口號。使小兒歌曰。喫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存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時比年饑旱。官府復嚴刑厚斂。一聞童謠。咸望李公子至矣。第愚氓認李公子卽闖王。而不知闖王乃自成也。李岩曾舉孝廉。其父某尙書也。故人呼岩爲李公子。

左良玉中州之戰

當時河南歸賊甚衆。上命楊嗣昌督師。嗣昌臨行奏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三。九

日。臣當誓死殺賊。二年之內。必有以報陛下。不煩南顧之憂。且請增兵十萬。增餉一百八十萬。嗣昌提兵二十萬。駐楚。調川兵自衛。使張獻忠乘虛入蜀。綿州、劍州等處屠戮甚慘。嗣昌至蜀。復調豫兵自隨。致李自成因間入河南。殺福王。嗣昌請加左良玉太子太保。平寇大將軍。賜蟒玉。勅協力征勦。嗣昌駐營歸德。遣良玉爲前隊。至武安縣。賊先鋒柏止善突前。良玉麾下遊擊將軍左明國禦之。戰久。忽左營砲發。柏止善驚被鎗而走。谷大成在陣前。良玉遙謂之曰。三百

年來朝廷德澤宏深。何負于汝而反耶。大成曰。貪。倭。滿。朝。公。行。賄。賂。民。間。脂。髓。搜。括。殆。盡。塗。炭。難。言。尙。誇。德。澤。乎。遂。戰。良。玉。佯。北。大。成。逐。之。良。玉。回。馬。大。成。中。刀。乃。走。

劉熙祚死節

張獻忠破襄陽。殺襄王楊嗣昌。自縊。臺省劾良玉。縱兵劫掠。玩寇不援。遂降二級。追奪勅命。良玉將士。由是不力戰。獻忠知之。遂入漢陽。荆黃等郡。長驅席捲。勢若破竹。惠桂二藩遁走。獻忠追之。劉熙祚。命中軍。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十

王承圖率兵叢行。自欲入永州。爲堅守計。被賊執。百計誘降。熙祚不屈。而罵獻。大怒。遂殺熙祚于長沙府甯鄉縣文廟中。後人有詩贊曰。

昔日真卿罵麻山。至今生氣滿人寰。劉公殉節堪同調。忠烈清名振兩關。

又弔劉詩云

繡斧巡湘舊有名。忽提孤劍出方城。荆南血濺痕猶在。斗北魂升望已深。討賊朝圖黃石畧。勤王夜戰楚江程。可憐身死家猶遠。漢水潺湲盡哭聲。

時全楚悉陷

長沙女子

女子不詳姓氏年可二十居長沙城中賊至城下兵
吏皆逃唯女執戈登城城陷賊入女卽持刀擊賊賊
曰衆人不守汝一女子何能爲女曰吾以愧天下之
爲男子者女有色賊欲邀之女瞑目大罵揮刀戮賊
遂被害

隻身登陣事豈有濟女甯不知之顧其所爲極奇
凡被賊之地節烈婦女死者何限而此獨以奇傳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七

令鬚眉者聞之能下慚死哉

李自成圍開封

自成遣權將軍路應標爲大將軍狄應魁爲先鋒趙
禮爲右擊將軍王襄爲左攻將軍發兵三十萬圍開
封黃河水決闔城盡溺賊所至望風而潰止固始縣
總兵黃鼎設法堅守城得全鼎係六安州人多膽畧
聞應標等將抵城下先遣張允林詐降密通賊情招
合頗衆

孫傳庭敗

癸未八月孫傳庭督兵十萬。尅日征勦。奏云臣當掃
清楚。豫蕩盡鯨鯢。必不敢遣一賊以貽國家之患。以
厯君父之憂。自成聞之。遣大將軍劉宗敏征西。將軍
李承元等禦之。匿其精銳。先驅良民扮作賊兵。冲陣
傳庭與戰。斬首二萬。追奔百餘里。自成又遣李牟率
衆詐降。偽云賊中畏孫爺如虎。止辨奔逃。不敢交鋒。
孫信之。直入其窟。忽賊營大砲一聲。十面伏兵盡發。
王師覆沒。傳庭走。賊入潼關。

程源疏畧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十二

先是孫傳庭未敗之日。有新榜進士程源。見賊勢危
急。恐傳庭輕戰取敗。卽痛切上疏。其畧曰。臣聞主憂
臣辱。古今之通誼也。值今聖明御極。天下豈有難爲
之事。顧空言則有之。而實事竟少。賊寇披猖。屢經歲
月。俄而報捷。俄而失師。重煩我聖明大慮。則以本謀
之未立。而見之未遠也。臣請折衷天下大勢。與狡寇
木情。而次篤謀之合。天下大勢。以西北制東南。以東
南奉西北耳。乃者寇起中州。據我腹心。圖我荆襄。諸
郡扼我上游。夫中州之隔神京。限以一河也。荆襄之

去陪東只十五日也。而不敢即窺者。臣以爲賊之計
狡也。計賊渡河。必背顧秦蜀。窺南又不便騎射。以爲
漸圖秦蜀。則可以安意渡河也。南圖淮揚。則陪京孤
注也。此二策者。安危係焉。何可不亟圖之。頃者孫傳
進以數萬之師。搆數十萬之劇賊。孤軍深入。數以掣
聞。臣嘗對所知曰。此誘敵也。今果以偵師報命矣。夫
撫臣豈非一擔當之臣也。然而兵有犄角。有牽制。有
應接。有虛實。豈可以數萬之師。搏虎狼之穴哉。臣聞
王翦之伐楚也。請兵六十萬人。漢高帝之圍項羽也。
必俟韓信三十萬師之至。蓋多寡之數。強弱分焉。彼
之見焉。今寇雖非楚項之比。而國家全勝。遠過漢秦
然。殲大寇。必大舉。欲大舉。則必召數十萬之師。八面
齊集。而攻之以分其力。誰應接。誰聲實。誰牽制。誰批
腹。着着照應。使之疲於奔命。救接不暇。然後可一鼓
而殲之。蓋賊之所忌者分也。我之所恃者合也。聞楚
郡偽官。請兵于賊。不許。則賊之所忌可知也。今儀者
又曰。賊必渡河也。臣愚以爲賊必不遽渡河。但恐秦
兵新敗。賊必乘虛而攻。使傳進而憑關固守。俟賊頓

師城下智盡能索師老力疲。而後議取之。猶可爲也。若以新敗之衆。開關延敵。膽恇心怯。必致奔潰。萬一寇闖關而入。三秦一失。賊得竭力渡河。天下事有不可言者。此臣之所爲痛哭以請也。伏乞飛勅傳達。閉關。搜城。勿事浪戰。天下幸甚。書奏不省。潼關果失。

防河勦寇十款

程源見三秦失守。具防河勦寇十款。其畧曰。臣聞居得爲之地。盡瘁以靖亂者。大臣之事也。居不得爲之地。忘身而進言者。小臣之心也。昔漢當承平之世。書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十四

生賈誼猶痛哭流涕以請。況今天下亂形已成。民心將二矣。漕糧將乏。外解將不能至矣。敵將逼關。寇將渡河。神京孤注矣。言戰無以言戰。言守難以爲守。臣以爲及此時。一一而速圖之。猶能自立也。能自立然後可以議恢復。此機一失。如旣盡而責救火焉。則東南西北之局俱無是處矣。此臣所爲痛哭而請也。

繪圖續記

忽宮中見一少婦。遍體縞素。或當黎明。或遇昏暮。滿宮奔走。官人逐之急。卽不見。衆皆疑懼。時賊勢猖獗。

大內舊有秘室。係劉誠意封。識上書云。凡國有大變。方可開視。不得輕易洩露。以啟禍端。上欲開封。驗視親至秘室門外。見封識重密。陰風淒慘。白空中來。惡霧迷漫。從地而起。掌官太監叩首奏曰。此乃先天秘機。恐不可輕洩。上不允。堅欲啓視。卽命小監二人。揭開上親步入。黑暗無光。妖氣冲寒。鼻端幾不能立。上與兩班內臣。亦有懼意。須臾室內微有光。視之。乃一朱紅木櫃。上命速開。小監將金斧砍櫃。內有三軸。抽出看第一軸。第二軸。至第三軸。宛如聖容云云。內臣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五

對曰。未來之兆。禍福難分。非臣下所能預洩也。雖云屢見不祥。今皇爺仁愛治民。剛斷理政。從來以正勝邪。縱有微青爲次。是亦不煩深慮。看畢。上還宮默然不樂。次日御朝。欽天監奏夜來東方有星。名曰長庚。較昔大異。光芒閃爍。有四角。有五角。中有刀劍旗幟人馬影子。似閻閻象。且倏大倏小。倏長倏縮。倏隱倏現。又南京科道奏鳳陽地震。其聲如吼。一日三震。人惶惑。

預罪已詔

上以次異迭見。遂頒罪已詔。遍布天下。傳諭內外。大小諸臣。通行各省。直等衙門。俱要省刑。撤樂。不許宴飲。不得迎送。裳服用布製成。專尚朴素。不加華飾。詔云。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以薄德。迭罹天災。蝗旱。癘仍生。民塗炭。寇勢狼狽。而莫勦。人心渙散。以難收。皆由朕罪日深。是致朕心日拙。茲特詔爾朝野諸臣。直言無隱。盡諫無私。或禁閉邪心。或開陳善道。務使天心感格。世轉雍熙。庶得朕格允中。臣民胥慶。爾其欽哉。此記崇禎十七年二月。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去

召張真人建醮

上既頒詔。復遣使往江西。廣信府貴溪縣龍虎山。召三天大法師。正一張真人。詣京。設延禧萬壽。禳妖護國。清醮一壇。使者至真人府。見書金字牌云。正一天師洞府。上清宮左右聯云。綱維嶽瀆。威權廣。叱咤雷霆。號令雄。天師卽帶道錄。左贊法真人。道紀右護功真人。驅雷掣電真人。移星換斗真人。飛鳥走兔真人。呼風喚雨真人。祛妖除疢真人。宜祥致瑞真人。執劍仙童。握符神將。隨壇擁衛。功曹使者。一應人員。赴京。

入朝。上曰：近來天災屢見，宮禁多妖，皆由朕之不德所致。雖躬行修省，然必賴卿冥告上帝，為朕敷陳，庶或轉禍成祥，化災為福。真人曰：吾皇引咎自責，以撫天下，如此立念安有天心不格，殃宵不除，宮禁不寧，兆姓不和之理。臣願竭誠醮事，以報聖恩。上再三慰勞。真人出朝，至萬壽宮中，召羅天大醮。又于附近宮觀寺刹，選僧道各三百人，在壇執事。建醮四十九日。每三日，聖駕躬臨，行香祈禱。真人焚疏，伏壇疏曰：伏以承平既久，禍亂應生。雖理數之自然，亦愆尤之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七

所致。臣等綏臨四海，叨社稷之鴻圖，撫有萬方，荷生民之重寄。殊慚薄德，招譴非輕。咎吝彌深，災殃迭見。臣特自陳六事，禱竊桑林，敢用仰叩玄穹，仁敷黔庶。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一統無災，災由恩弭。右疏謹獻。金闕寥陽，玉清上帝。醮畢，真人府伏壇前，神遊帝闕。既寤，不敢宣洩，止奏云：災異妖孽，上帝已命北極佑聖真君，馘斬收逐矣。國家綿久，萬子萬孫，真人卽舜歸江右。

予少時聞張真人過吾錫傳宮中有妖，上召真人驅

擒之耳。卽此事也。真人所奏北極佑聖真君。蓋指玄
武。玄武被髮仗劍者也。大清帝起于東北。辨髮入
中國。驅逐自成。頗似之。至萬孫之說。崇禎弘光。承歷
俱萬曆之孫也。天師不敢洩漏天機。故爲隱語以奏
耳。辛亥四月十一日。社稷王館誌。

李自成傳牌

自成傳牌各處。詭稱仁義之師。不淫婦女。不殺無辜。
不掠資財。所過秋毫無犯。但兵臨城下。不許抗違。第
一銃要印官出迎。第二銃要鄉紳投服。第三銃要百
姓跪接。如關閉城門。上城拒守。攻破之日。盡情屠戮。
寸草不留。百姓聞之。望風迎降。

李自成渡河

自成率兵五十萬。先于沙澗口造大舟三千。號又掠
民船萬餘。以載兵馬。自沙澗渡黃河。登岍至山西太
原等處。

李自成偽詔

詔曰。上帝監觀。實推求莫下。民歸往。祇切來蘇。命旣
靡常。情尤可見。粵惟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鑑往識今。

每悉洽忽之。故爾明朝久席泰甯。浸弛紀。君非甚
賤。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賂
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殆
盡。肆昊天聿窮乎仁愛。致兆民爰苦于禔災。朕起布
衣。目擊憔悴之形。身切痛癢之痛。念茲普天率土。咸
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甦湯火。躬于恒冀。綏靖黔
黎。猶慮爾君若臣。未達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質言正
告。爾能體天念祖。度德審幾。朕將加惠前人。不吝異
教。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章爾之孝。有室有家人。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五

胥慶用章爾之仁。凡茲百工。勉保乃倅。綿商孫之厚
祿。賡嘉客之休聲。克殫厥猷。臣誼靡忒。唯今詔告。允
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于宗公。勿咥危于臣庶。臣
其慎哉。尙效忠于君父。廣貽穀于身家。謹詔

李建泰出師

甲申正月十六。李建泰出師風沙。大起古候。天文書
云。出兵遇風沙。師覆不還家。

唐通入朝

唐通陛見。上曰。大寇逆天。不法荼毒。生靈掃蕩。奇功

賴卿早奏通日。么麼黨類流禍難言。臣藉二祖列聖之威靈。皇上如天之覆庇。願捐軀報効。使元兇大憝。速就殲夷。上悅慰勞有加。賜金寶綵幣。通謝恩出。

白廣恩移書姜瓖約降

侍生某頓首拜。國事如此。台臺稔知無容置喙矣。但我輩久爲文臣所抑。不啻狗馬之賤。今闖王強盛。奸倭在朝。我輩雖欲樹功。決至反招奇禍。語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不若其建降旗。以圖富貴。台臺詠能鑒其始終。而幡然從事矣。特此奉約。仍乞賜鴻音以慰下懷。戎事旁午。餘不盡贅。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三

襄荅書同降

宣府總兵朱之馮

賊將至宣府。朱之馮謂兵民日期廷三百年恩德在人。死生盡是天數。皇天水土。殺身難報。豈可一旦從賊。失却千秋大義。君親本無二理。汝等須看世上。詎有孝順他人。違逆自己。父母者。聚不從。

居庸關唐通降

三月十一。大同陷賊。至居庸唐通迎戰。時賊將李牟。

率衆四十萬方戰。忽營中突出一虎。東西冲躍。所至披靡。唐通驚仆。被虎擒噬。賊衆四合。是虎卽以皮御下。乃賊將谷大成僞扮者。通就執。乃降。

宋孩兒起數

軍師宋獻策。見自成云。臣觀明朝王氣之絕。當在本月十八日丙午。是日當有陰霧迷空。淒風苦雨。乃其應驗。十九日辰時。都城必破無疑。若不乘此機會。恐援兵四集。又須遲至六年之後也。更有識云。孩兒軍師孩兒兵。孩兒攻戰。晉教贏。只消出個孩兒陣。孩兒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三

奪取北京城。據此讖。吾王須用十五六歲者。名童子。兵攻城方能濟事。自成卽點強壯童子五千人。給以器械攻取。

杜秩亭議割地

賊遣叛監杜秩亭密奏云。平分天下。方可息兵。朝臣皆以爲可。上泣曰。祖宗費却多少精神。歷盡艱難。創此山河。爲不肖子孫。徂于安樂。一旦將地方割去。朕卽死歸泉府。亦無回見高皇在天之靈甯死可也。割地不可。更深微行。主朱純臣第乃還。

聖母周皇后手內持節繞宮廵走。哭曰：天災已降，大禍臨頭。汝等有志者，須速尋門路。廵走兩週歸宮，將自盡。時上率內官四百人欲出，被砲而返。對后泣曰：大事去矣。揮宮女各散。至武英殿，各門密召守城官。每門付白燈籠三碗。囑曰：寇信緩急，自一至三宮中。望此燈為號。蓋寇攻城，則懸一燈；攻城急，則懸二燈；城破，則懸三燈也。守門官既出，上至乾清宮，將太子定王付周皇親、永王付劉皇親。囑曰：社稷傾覆，使天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三

地祖宗震怒實爾父之罪也。然朕亦已竭盡心力，其奈文武諸臣各為私心，不肯後家先國，以致敗壞如此。爾今不必問其禍福，只是合理做去。朕無他慮也。言畢，上與太子等大哭而別。上復進壽甯宮，見長公主大哭，砍其臂。到西宮，欲死。袁妃又到坤甯宮，見后自縊。上再登皇極殿，親撞景陽鐘，鐘聲遠振，響遍京城。欲集文武百僚，寂無一人至者。乃手三眼鎗，率持數十人至前門，見城上白燈已懸三矣。上知天命已去，不可挽回，急遣宮人逼令張太后并李娘娘速死。

然後刺血親寫遺詔一封。縫于隨身衣帶內。披髮覆面。衣履不成。竟向宮後煤山自盡。

三燈不待城破。卽俱懸起。是內奸應計也。

李自成入京城

三月十八黃沙障。天旋風刮地。雷雨交作。賊營砲發。四面連珠砲轟轟不絕。賊造雲梯。高五丈。城外週圍布置。凡數百張。令孩兒兵手持短刀。如猿猴狡捷。四面登城。逢人亂砍。城兵見之。俱驚潰。百姓喧傳。聖駕已出。文武百官俱換小民裝扮。各奔逃。頃刻兒童婦

明季七畧

卷之二十三

三

女啼哭震天。天氣陰霾。日光淒慘。賊兵西進。得勝門東進。齊化門。牛金星。李牟。兩人領兵上城。一面飛騎數千。到正陽門。合城門大開。所將存火器。沼城。擲列。聞賊預先理伏京城。或賣裁貨。或酒米店。或作星卜。或設帳市藥。時宰相賣官鬻爵。故京城買官者。大半是賊賊。由此兩應外。合使十七載。揚勵憂勤之帝王。龍馭賓天。三百年太平錦綉之江山。金甌墮地。

劉宗敏傳論

劉宗敏傳論城中百姓曰。吾來安。你百姓毋得驚惶。

你門須用黃紙寫順民二字粘于額土并貼門首御
不殺百姓各執香跪迎門首寫順民二字又書永昌
元年順天皇帝萬歲

李自成入大明門

自成乘雕鞍駿馬自大明門擁入望承天門射之暗
祝曰若能一統江山正中天字中心箭發中于旁不
悅牛金星曰欲代大明承天如何反射天也適進大
明門何不射大明二字自成從大明門進紫禁城劉
宗敏牛金星等俱隨入先拿娼婦及歌童小唱各數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十四

丁人設宴士民各戴破帽服破衣匿茅舍中絀絹繫
任不能易一做垢衣賊又至深宮大殿開筵演戲諸
賊出入宮闈奔突禁闈同坐同食嘻笑嘈雜全無統
攝千門任馬兵東西馳騁褻嫚狼籍童子兵以所掠
錦繡裹身馳馬市中

偽詔

因獻賊甚速姑免爾民屠戮之苦爾民各安生理不
許關閉店業大兵擾害者治以重法

偽諭在京文武

更政府大堂論爲奉旨選授官職事。照得大順鼎新。恭承天眷。凡屬臣庶。應各傾心。爾前朝在京文武官員。限次早一槩報名彙察。不願仕者聽其自便。願仕者照前擢用。如抗違不出者。大辟處治。藏匿之家。一併連坐。仰各遵新旨。共擴皇圖。赴謁宜先。趨選毋後。須至榜者。永昌元年三月廿四日示。

偽政府着長班內外尋搜不許民間容隱一家容隱九家連坐

富戶汪箕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五

汪箕徽州人也。居京師家貲數十萬。自成入城。箕自分家室不保。卽奏一疏。乃下江南策。願爲先鋒。率兵前進。以效犬馬之勞。自成喜。問宋獻策云。汪箕可遣否。宋曰。此人家貲數百萬。典舖數十處。婢妾頗多。今托言領兵前導。是金蟬脫殼之計也。自成悟。發爲刑官。追贓十萬。三夾一腦。箍箕不勝。刑命家人取水飲。二椀而死。

象泣

一日象房橋羣象聲如哭泣。大喊不已。淚下如注。天

昏地暗災異迭見

李岩諫自成四事

賊將官紳戮辱已極以致天愁地暗百獸哀鳴制將軍李岩上疏諫賊四事其畧曰一掃清大內後請主上退居公廡俟工政府修葺酒埽禮政府擇日率百官迎請大內次議登極大禮選定吉期先命禮政府定儀制頒示羣臣演禮一文官追贓除死難歸降外宜分三等有貪汚者發刑官嚴追儘產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贓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聽其自輸助餉一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今至上方登大寶願以堯舜之仁自愛其身卽以堯舜之德愛及天下京師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軍兵不宜借任民房恐失民望一各鎮與兵復仇邊報甚急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擇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極若大旱之望雲霓主上不必興師但遣官招撫各鎮許以侯封各鎮父子仍以大國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廟俾世世朝貢與國同休則一統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亂可息矣自成見疏不甚喜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五

既批疏後知道了。竟不行。

宋獻策奏削髮諸臣

宋獻策疏畧曰。明朝削髮奸臣吏政府不宜授職。此輩既不能捐軀殉難。以全忠義。又不肯委身歸順。以事真主。顯乃巧立權宜。排徊岐路。忠節既虧。心跡難料。若委以政事。任以腹心。恐他日有反噬之禍。云云。自成批云。削髮奸臣。命法司嚴刑拷問。吏政府不得混叙授職。

宋獻策與李岩議明朝取士之弊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七

獻策既奏疏。出朝遇李岩散步偕行。適見二僧設兩案。供養崇禎靈位。從旁誦經禮懺。降臣繡衣棄馬呵導。而過竟無慘戚意。岩曰。何以紗帽反不如和尚獻策。曰。此等紗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輩也。岩曰。明朝選士由鄉試而會試。由會試而廷試。然後觀政候選。可謂嚴核之至矣。何以國家有事。報効之人不能多見也。獻策曰。明朝國政誤在重制科朝。廷高爵厚祿。一旦君父有難。各思自保。其新進者。蓋曰我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燈窓辛苦。纔博得一紗

謂上頭一事未成焉。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始得至此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卽獨死無益。此資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謂功名是已所致。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無怪其棄舊事新而漠不相關也。可見如此用人。原不顯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責其報効。不亦愚哉。其間更有權勢之家。狗情而而進者。養成驕慢一味貪癡。不知孝弟焉能忠義。又有富豪之族。從夤緣而進者。既費資財。思權子母。未習文章。焉知忠義。此邇來取士之大弊也。當事者若能

矯其弊而反其政。則朝無倖位而野無遺賢矣。若曰適見僧人敬禮舊主。足見其良心不泯。然則釋教亦所當崇敬。獻策曰。釋氏本西竺之裔。異端之教。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術。乃至學士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趨習之。偶有憤極。則其披剃而遁。是非忽值患難。則入空門而忘君父。叢林寶刹之區。悉爲藏奸納叛之藪。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異端而淆正教。惰慢之風。莫此爲甚。若云誦經有益。則兵臨城下之時。何不誦以退敵。

禮懺有功則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禮懺延年此釋教之荒謬無稽而徒費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所當人其人而火其書驅天下之遊惰以惜天下之財費則國用自足而野無遊民矣岩曰軍師議論極正但願主公信從其說痛洗積習之陋誠天下國家之幸也語畢各歸營

牛金星遇異僧

牛金星將入朝議登極事行至長安門外見一僧服衲衣攔街大呼曰小僧有緊急事情要告明金星問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三
日和尙有何緊事僧曰崇禎爺是箇好皇帝以爲李家大兵來就逼他弔死既奪了明朝江山又不見太子下落特來稟問丞相金星大怒左右欲殺之僧呵大笑日和尙只一個頭砍了值甚麼汝輩幾萬頭卻如何金星曰此癩僧也勿殺命之速去僧行數步化一陣清風不知踪跡

自成偽檄

自成陷京師一面遣人招吳三桂一面行文招左良玉并高杰劉澤清等諸將偽檄云云具在吳三桂請

兵兩

自成詐稱符命

宮中忽搜出滲金銅爐及漆金各一上刻永昌元年三月之吉。人人驚駭。忽果將軍入朝報云。四夷館有西域番僧十餘人。言語侏儻。具表文一道。譯出是西天竺國王彌離哆斯滿來賓。聞中國有新天子登位。羨來入賀者。

自成改衣服印契

凡文官俱受大將軍節制。一品冠上插雉尾一。公服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三。用棋盤方領補子。服色文武一樣。改換印章三品以上爲符四品以下爲契。

公主夢帝后

何新救公主入周奎家。公主思念父皇母后時時欲絕飲食。左右苦勸。勉延一口假寐。忽見先帝后與王承恩至。曰。我已許于上帝。逆賊惡貫滿盈。不久自當消滅。但劫數尙未盡。勾銷亦只在一年餘矣。語畢見先帝披髮仗劍逐殺閹賊。連聲砲响。公主驚覺以告周奎云。

李自成死羅公山

自成四月三十日西奔。然五鳳樓九門放火。火光燭天。號哭之聲。聞數十里。聞唐通爲馮有威殺。五月初二。三桂兵追至定州清水河下岸。斬賊將谷大成。左光先墮馬折足。自成屢北。五月五日。率諸將直逼吳營大戰。自辰至酉。互有殺傷。忽狂風起。賊陣旗幟悉仆。自成中箭。落馬還營。自此且戰且走。三桂亦不急追。牛金星見勢漸失。有他志。已。李岩李牟得軍民心。欲去之。會報河南歸德府同知陳奇商。丘令賈士俊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三

定陵令許承蔭鹿邑令孫澄。考城令范雋。柘城令郭經。邢及尙國俊七人。俱被兵部尙書丁啟睿命參將丁啟光擒縛。往南京。李岩請率兵恢復。曰。成許之金星。日李岩。此去必不返。叛形早已露。不如誅之。自成信其言。令金星設酒誘而殺之。宋獻策素善李岩。遂往見劉宗敏。以霹靂之宗敏怒曰。彼無一箭功。敢擅殺兩大將。須誅之。由是自成將相離心。獻策他往。宗敏率衆赴河南。自成與李過及驍將數人率兵十餘萬。自河南至湖廣。欲令張獻忠渡江。抵辰州。知獻忠

已入川。遂駐黔陽二十里外。宏光元年正月下旬也。居二十日。百姓苦之。自成聞何騰蛟兵將至。入山閱視。要害見羅公山險峻而廣大。遂分結三大營于其下。爲久駐黔陽之計。但兵餉無兩月支。命劉宗堯等率兵二千渡江。往豫楚界郡縣劫糧。命辛思忠楊彥呼曰。殺殺殺。我不懼汝。竇氏驚問自成曰。適夢坐北京殿上。忽見崇禎皇帝與范景文倪元璐注偉吳襄周遇吉等數十人。欲執予。予相振而醒。竇氏曰。勿異。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三

三

也。疑心生暗鬼耳。自成甫睡。復夢如前。見文武叱聲如雷。乃寤。次日得疾。李過日進候。由是與竇氏通。自成病益篤。夜半連呼云。皇帝幸釋我。遂死。李過以帝禮葬之。

其時 大清朝有賀表謂病故也

李過降何騰蛟

李自成既死。其侄李過與賀錦牛任任繼宗劉體仁等。其議諸將俱勸降何騰蛟。李過遂率衆歸之。

一云李錦號一隻虎自成侄也。自成死。錦奉自成妻

高氏渡洞遊。踞山寨。隆武遣馬吉翔招之。賜錦名赤心。高氏爲忠義夫人。隆武旣沒。堵胤錫以永曆閣部撫湖南。赤心就招。稱臣。然桀驁甚。在營稱氏爲太后。具疏稱自成爲先帝。朝議隱忍聽之。何騰蛟以閣部督師。輕騎詣赤心營。會師取長沙。封赤心與國侯。李過雖降。不過名焉而已。世界至此。不成世界。朝廷至此。不成朝廷。君子讀之。能無三歎耶。康熙十年四月十三日。用賓氏書于社塔之王館。

總論流寇亂天下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三

自寇之起于崇禎之三四年也。不過飢寒之民嘯聚山谷。所謂寇也。此五六年間。放劫千里。出沒無方。此則所謂流寇也。迨至十一二年後。則不然矣。非復草賊行徑矣。又十四五年後。則不然矣。非復竊據行徑矣。夫當其作難之始。爲撫固亦易耳。奈當事者寡識。竟無成策。可慨也。初時握兵者。尙猶中智以上。非無戰勝之威也。乃卿大夫局外。易言刻期責效。終未有成功。迨至話言有間。任用勿專。刼代。括代。頗始之以貪鄙之熊文燦。肆虐生靈。繼之以用咎之

楊嗣昌註誤軍事。于是中原陸沈矣。元惡旣愍。盈進
狼顧。陳睿謨龍鍾也。宋一鶴乳臭也。格例緣質草草
推用。節制無術。將不知兵。兵不能兵。非惟是也。兵之
厲民。更甚于賊。而楚事乃復大裂矣。是故民怨天怒。
饑疫頻仍。同類相合。人死如亂麻。于是李自成起而
棄之。據中原。吞江漢。襲三秦。凌晉躋蜀。則民心使然
也。夫歛重而民窮。民窮而盜起。此自古皆然。豈待智
者而後知哉。明朝制度詳嚴。內重而外輕。君尊而臣
卑。法相繩權相制。雖有奸臣。不能作大逆。雖有豪傑。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三

不能建奇功。然而取民之制甚煩。養民之制甚畧。愚
聞先臣馮琦之言曰。本朝之患。不在外戚。不在宦官。
不在大臣。不在藩鎮。敵國他日所爲國家憂。惟在宮
府之隔閭閻之置耳。憶丙子歲。予道淮上。見一父老
談流寇事云。此寇不速除。且與國家相終始。旣而歸
里。從士大夫飲。聞邸報寇警。士大夫皆言草賊也。不
足爲大憂。有書生應言官。更歷數年。將無大梟雄乘
亂而起者乎。夫閭閻之置也。寇盜之患也。五十年之
前。有淮上父老知之。里巷書生知之。而當塗之卿大

夫豈盡鈍根乎。以留情富貴未嘗以國家爲念耳。迨至大厦突傾而飛雀亦遂失其巢也。豈不傷哉。雖然庸奸之列朝廷也貪污之逼郡邑也。懦將悍兵之耗餉于營幕而殘賊猾寇之蹂躪夫海內也。俱天之所以開。大清也嗚呼。天之所廢天之所與人孰得而止之。夫亦可存而不論論而不議也。已。四月十六日書

論明季致亂之由

明之所以失天下者其故有四而君之失德不與焉。一日外有強鄰自遼左失陷以來邊事日急矣。邊事

明季北學

卷之二十三

五

急不得不增戍增則餉多而加派之事起民由是乎貧矣。且頻年動衆而兵之逃潰者俱嚙聚于山林。此亂之所由始也。二曰內有大寇張李之徒起于秦豫斯時欲以內地戍兵禦賊則畏懦不能戰欲使邊兵計賊則關餉要衝又未可遽撤所以左支右吾而劇賊益橫而不可制。三曰天決流行假流寇擾攘之際百姓無饑饉之虞猶或貪生畏死固守城池賊勢稍孤耳。奈秦豫屢歲大饑齊楚比年蝗旱則窮民無生計止有從劫掠冀緩須更死亡矣。故賊之所至

爭先啓門。揖之以入。雖守令亦不能禁。而賊徒益盛。勢益張。大亂由是成矣。四日將相無人。當此天人交困之日。必相如李泌。李縉。將如汾陽武穆。或可救亂千萬一。而當時又何如也。始以溫體仁之忌功。而爲首輔。繼以楊嗣昌之庸懦。而爲總制。終以張縉彥之無謀。而爲本兵。可謂相有人乎。至如所用諸將。不過如唐通。姜瓖。劉澤清。白廣恩之輩。皆愛生惡死。望風逃降者。將相如此。何以禦外侮。除內賊。邪。夫是四者有其一。亦足以亂天下。況並見于一時。有不土崩瓦解者乎。試譬之一家。強鄰闕于門庭。竊盜據于堂奧。爲有司者。復敲肌撲骨。以婪其財。而左右僕御。莫不抱頭鼠竄而去。則了了一主。欲不弊得歟。更喻之人。身有疾。邊警者。腰背之患也。張李者。腹心之患也。水旱蟲蠹者。傷寒失熱之患也。一身而有三患。勢已難支。更令庸醫調治之。其亡可立而待耳。明季之世。何以異此。然則必何如而後可。曰。止有和守戰三策。而已。憶自錦州之役。良將勁兵。喪破殆盡。遂致強鄰有輕中國心。而邊警日至。使當日以洪承疇爲總制。吳

三桂爲總戎。嚴兵固守而勿與戰。且甘言厚幣以和之。則十餘萬之師。固可保障。東方是則策遂。事者不宜戰而宜和。若乃自成者。賊寇之雄也。勅孫傳庭以重兵踞潼關。而命盧象昇周過吉時。出鏡師策應之。則高傑曰。廣恩等必不覆潰。而西安固矣。西安固則自成必不能越晉而人燕。是則爲秦事計者。當以守爲正。而戰爲輔。至于獻忠一酋。殘之賊耳。其勢不逮自戒遠甚。則又當以戰爲正。而守爲輔矣。苟令史可法周過吉左良玉曹文詔黃得功等。會浙直兵四面

攻之。則可以收滅獻忠。既破則良玉二十萬之衆。可與傳庭十六萬之師。相爲犄角。內外拒戰。而自成可圍矣。張李旣平。則強鄰雖或深人。亦未必遽至危亡。奈當事者。戰守無策。任用乖方。使洪盧陷于東鄙。傳庭覆于潼關。良玉潰于朱仙。過吉死于甯武。敵寇交侵。兵民胥叛。釀成大禍。而不可救。悲夫。愚觀趙宋之南渡也。兀术大舉入寇。楊大據洞庭。與劉豫通。欲順流東下。李成大陷襄陽六郡。將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是時天下之勢亟矣。設他人當此。必有甲申之

禍幸有武穆者。爲制置使以備之。秦襄陽爲恢復中原根本。當先取六郡以除腹心之疾。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此識先後着者也。未幾襄陽復。洞庭平。而金兵亦不能爲大患。得以偏安江左者百有五十載。所謂元氣旣固而外疾亦漸除也。借明季諸人見不及此。此子故作是篇以悉其致亂之由焉。

康熙十年辛亥四月十五日子編北畧初成併書此論以附識之 元峰玉館用賓氏草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三

東朝文
元峰玉館用賓氏草
明季北畧初成併書此論以附識之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四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五朝大事總論

神宗
宏光
光宗
熹宗
思宗

國運盛衰

神廟冲齡踐祚。睿哲夙成。慈聖內訓。甚肅輔臣。張居正擅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尤留心邊事。初與高拱合策。撫俺答。宜大以西。稱甯上矣。用大帥戚繼光為薊鎮。譚綸為督撫。一切用舍。興建。唯繼光言是。從繼光建城堡墩臺。相度皆精絕。烽火精明。又素調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四

一

練浙兵。雜邊兵。車馬步亦雜。用外國聞而畏之。不敢窺邊者三十餘年。用大帥李成梁于遼左。敢戰深入。當是時。九邊晏如。郡吏畏法。庶幾黃龍地節間。居正驕而悍。好自尊大。又以魏第私其子。身沒怨叢。卒禍其家。繼輔政者多避怨。鮮任事。上既壯。益明習庶事。不復委柄於下。操切之後。繼以寬大。人皆樂之。府庫充實。賦斂不苛。士大夫以氣節相矜。詎雖無姚宋之輔。亦無愧開元間也。自貴妃寵盛。上漸倦勤。御朝日希。迨國本論起。而朋黨以分。朝堂水火矣。爭國本者。

章滿公車。上益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益堅。上以爲威攝之不若冥置之批荅。日寡後遂絕不視朝。章疏十九留中矣。郊祀不躬。經筵久輟。推陞者不下。被糾者不處。上之一切鄙夷也。以大臣無足仗也。所用益寡。一人操數柄。益得以持權矣。以言路無可採也。置之。然章一上不待上肯處分。而被糾者卽去。臺省益恣行矣。庸相方從皆獨居政府。若喜其無能也。而安之。然輔臣不能持政。而臺省持之。于是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等稱當關虎豹。放廢天下賢才。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四

二

殆盡。凡中外之得選爲臺省者皆閣不下。舊臺省益復以籠致後進。必入其黨。當時所喧持者。惟禁道學一事。而邊防吏治俱置不理。賄賂日張。風俗大壞。遼東之難一發。而將驚兵驕。無可支吾。賦加民貧。流寇乘之。土崩瓦解。禍發于天。啟崇禎之代。而所從來久矣。至羣臣背公營私。日甚一日。流寇之患愈迫。朋黨之攻愈苛。雖持論各有短長。大抵世所謂小人者皆頂小人。而所謂君子者。則未必真君子也。民益貧而吏益寡。風俗日壞。將士不知殺敵。惟知害民。文官不知

職業惟習。實緣雖以烈皇帝之憂勤。而不能挽回萬
一。嗚呼。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高卧治乎。高皇帝一
日兩視朝。未明而興。夜分而寐。非好勞也。交之日辰。
不食良不容已。舜稱無爲。特言其致治云爾。豈以不
事事爲無爲哉。乃謂萬歷以寬弛得承平。崇禎以操
切致禍亂。抑何悖也。

門戶大畧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黨。漢之黨人。皆君子也。唐之黨
人。小人爲多。然多能者。宋之黨人。君子爲多。然朋黨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四

三

之論一起。必與國運相終始。迄于敗亡者。以聰明正
直之士。世道攸難。必以黨目之。于是精神智術。俱用
之。相傾軋而國事不暇顧矣。且指人爲黨者。亦必有
黨。此黨衰。彼黨盛。後出者愈不如前。禍延宗社。固其
所也。國朝自萬曆以前。未有黨名。及四明沈一貫。爲
相。以才自許。不爲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孫不
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
一貫者多言路。而憲成講學于東林。名流咸樂趨之。
此東林之黨所由始也。國本論起一時名流。俱以倫

序有定。早建爲請。此亦一定之理。言者無可居功。聽者亦無可指爲罪也。而上以爲有意擁立。乃冀他年富貴。故不樂羣臣上請。卽不請上亦不行也。假使旋請旋得不獨上無骨肉之猜。并下無氣節之目矣。乃初請不許。再請嚴黜。後遂廷杖累累。務仇賢者。而痛懲之。卽上慈愛無他意。而欲靜議論。議論愈煩。于是政府諸臣。惟山陰王家屏歸德沈鯉與言者合力請不允。卽忤旨放歸。餘自一貫以及申時行王錫爵輩。皆以調護爲名。未嘗不婉轉力請于上。而心亦以言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四

四

者爲多事。上以爲激聒。政府亦以激聒目之。然請者逆耳。調停者言甘。遂日言者爲黨人矣。時行性寬平。所黜必旋加拔用。而一貫頗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東林君子之名滿天下。尊其言爲清論。雖朝端亦每以其是非爲低昂。交日益多。而求進者愈雜。始而領袖者皆君子也。繼而好名者踈進者咸附之。于是淮撫之論起矣。淮撫爲李三才。家居三輔。年少早貴。所至有赫赫聲。但負才而守不潔。及爲淮撫。垂涎大拜。多結游客。日譽于憲成左右。憲成因而悅。

之亦爲游揚。糾三才者。卽以爲東林。玷三才。披縱橫之術。與言者爲難。公論益詘之。而東林亦受累不小。未幾妖書之獄起。而清流有累卵之危。挺擊之案起。而兩黨益相水火。妖書者所謂續纒危竝謬也。不知出自誰手。大抵言奪長之事。雖難。然當世豪傑。如沈四明。某某輩。輔成之言。皆出于清流之口。將以傾四明輩者。或云此奸人造爲之。以陷郭正域者。郭時有清流領袖之目。政府所最忌也。時上震怒甚。羅織甚。嚴搜正域寓。併偵其左右。危迫之至。卒無迹。遂竊獄。明季北畧。卷之二十四。五。

于。噉生光而終不得其實也。挺擊者。張美持挺以闖青宮。據稱欲恣二端于上。端乃鄭貴妃所遣建野寺者。巡視御史劉廷元報疏云。觀其狀。一似風癩。窺其情。大爲巨測。于是劉光復輩。皆主風癩之說。而刑部主事王之宗。入獄中。鉤得其言。以爲主使。出自鄭戚舉朝喧然。以爲國戚。殆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計于上。上命白白之東宮。貴妃見東宮辯之甚力。東宮遂奏懇。上出見羣臣。爲之昭白。上與東宮俱諄諄剖明之。遂以二端及張美成獄。餘置不問。當張差事起。

中外不能無疑。因事發于貴妃之璫。而又直闖東宮。若巧合之。之矣。疏稱羌言甚鑿鑿。或差恨二璫已甚。故以主使槌擊誣之。亦不可知。而廷元輩恨之矣。特甚之矣。素守亦不潔。廷元與韓浚輩遂于計典重處之。蓋東宮侍衛蕭條。至外人闖入。漸不可長。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亦斷斷不可少顧。事連宮禁。勢難結案。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者亦互相濟。乃必斥遂道法者而後已。是何心歟。當是時。兩黨業不並立。辛亥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四

六

之京察。孫丕揚。王之曹。于沐。湯。兆。京。佐。之。而所慮。湯賓尹。王紹徽輩。則攻東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而賓尹負才名。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有丁巳之京察。鄭繼之主之。徐紹吉。韓浚佐之。而所處皆東林也。世之皆謂清流者。一網盡矣。是時葉向高去。而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主持。上于奏疏。俱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則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爲元詩教。韓浚輩。楚爲官廡。震吳亮嗣。浙爲劉廷元。姚宗文輩。其勢張甚。湯

賓尹。鞏陰爲之。主。于是有宣黨。崑黨。種種別名。宣謂
賓尹。崑謂顧天峻也。天峻高亢自得。而賓尹淫汗無
行。庚戌之榜。如韓敬。錢謙益。王象春。鄒之鄰。皆負才
名。急富貴。而相妬軋之。麟附元。韓求銓部。不得。遂反
攻之。于何之。麟謙益皆爲時貴所抑。禮部主事夏嘉
遇。初亦爲時貴所推重。因與之麟交。亦被抑。而涼東
西路失事之報。至趙興邦時。爲兵垣。仍入禮闈。之麟
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與邦逮陞
京卿。其勢益張。而公論益憤矣。御史詹世濟。助夏攻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四 七

趙而元趙之焰漸衰。神祖殂。落光廟。首召葉向高。而
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俱以召用名流爲首務。自
鄒元標。趙南星。曹于汴之屬。皆爲銓憲大臣。鄒附麗
東林。亦無不繇田間爲顯官。齊楚浙前此用事之人。
俱放黜。一時以爲元祐之隆。然附麗之徒。惟營驟進。
京卿添註累累。已不滿人意。而南星爲冢宰時。高攀
龍。楊漣。左光斗。皆爲憲臣。魏大中爲吏垣長。鄒維逢。
夏嘉遇。程國祥。俱爲吏部司官。咸清激。摻論不無小
苛。人益側目。大璫。魏忠賢。陰持國柄。初亦雅意諸賢。

而諸賢以其領。夙彌恨惡之。周宗建侯震賜等相繼糾彈。并及容氏。容氏者。熹廟之乳母。而與忠賢。致爲天婦者也。上于庶務。皆委不問。宮中。惟忠賢。容氏爲政。向高。故欲調停。而諸賢必欲斥逐。爲快。楊漣。二十四大罪之疏。上。遂爲不共之仇。向高。亟去。而事大變矣。初。廷杖工部主事萬燦。以威怵廷臣。後。遂因嘉。過大中。與御史陳九疇。相詰。遠行斥降。旋。盡斥諸賢。且起大獄。竟成清流之禍。國祚幾危。雖奸邪。崔呈秀輩。套道之諸賢。不可謂無咎也。議論高。而事功寡。名位

軋而猜忌。起異已者。雖清必驅。附已者。雖誠必納。卽領袖之賢。謬謬可重。而妬之者衆矣。忠賢一得志。盡用奸邪。崔呈秀輩。舉國如狂。銀鐙四出。如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輩。皆下詔。欲備受毒刑。以死天下。痛之。而稱忠賢功德。請爲祠祀者。滿天下。凡羣臣上疏。必以上與厥臣。竝稱一門。封公侯者三人。其勢比劉瑾輩。且十倍矣。下重足而立。斯時憂國者。駸駸有易旂之勢。特以呈秀輩。雖凶惡。實庸陋。無足數。意廟資天忠賢。呼呈秀語。移時。竟不能有。

所圖而烈皇帝一登極。神明自操忠賢之黨。內外林立。不覺其自屈。部臣錢元愨。陸澄源。貢士錢嘉徵。先後糾忠賢。忠賢呈秀。皆自縊死。其黨皆放廢。凡忠賢所逐。無不召用。上復定逆黨之案。勵精求治。數數召對。每發言。羣臣皆不能及。天下欣欣望太平。昔東林諸臣爲魏璫所羅織。甚慘。其尙存者。人無不以名賢排之。爲忠賢收用者。自屬下流。無可取。僉謂君子小人之分界。至此大明。諸賢之死而生。皆上恩也。宜同心憂國。以報上。然急功名。多議論。惡逆耳。敢附會。其

習如前。上久而厭之。心疑其偏黨。及枚卜事起。而錢謙益與周延儒才名相軋。謙益必欲抑延儒。使不得上。溫體仁棄其隙。疏糾謙益。科場舊事。上爲震怒。面加詰問。吏垣章允儒。憤爭甚力。上遽而黜之。謙益亦黜歸。黨禍再起。而諸臣仍泄泄。不思圖實績。以回上意。惟疏攻溫周無虛日。攻愈力。而土愈疑。邊警日深。上視諸臣無一足恃者。史塗袁宏勳之屬。糾閣臣韓璜。錢龍錫。能之龍。錫旋以袁崇煥事。遂下獄。延儒遂爲首輔。體仁亦相繼入政府。而門戶之名。爲土所深

惡上神聖知兩黨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聽故政府
大僚俱用攻東林者而言路則東林爲多時又有復
社之名與東林繼起而其徒彌盛文彩足以變一時
雖朝論亦常及之不能止也周溫以權相軋旋又自
相貳周罷去而溫秉國又引薛國觀繼其後大抵周
明敏而貪溫潔清而險薛才不如兩人而傲與偏同
之流寇之患日迫而終無能建一策溫去而薛遂敗
以貪賜自盡且其事發于東顧僉云部臣吳昌時實
發其機要亦薛之偏狹上自心厭之非下所爲也未
幾再召延儒與張至發賀逢聖等至發辭不出逢聖
不久以病歸延儒乘上悔赦逋宥罪罷斥諸臣多收
用之救詞臣黃道周之獄一時有賢名蓋延儒罷相
時其門人張溥馬世奇時以公論感動之昌時與深
相結延儒遂納其言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
排更援而進之然性素貪又見羣論相排益自恣納
賄益廣上亦虛已聽之溥既歿世奇欲遠權勢不入
都延儒之左右皆小人所趨日下上以此懷怒亟放
之歸昌時亦置之死仍提延儒至都勒自盡如所以

待國觀者。延儒雖寬厚。再出所行多善政。及死而人莫之憐。以太攬權及婪賄也。其時名流尙多在列。要皆負虛聲。無濟國事。寇一入都。烈皇帝以身殉國。而羣臣從死者寥寥。以是益爲世詬厲。然如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奇、成德輩。烈烈就死。日月爭光。雖仇口不能不推重也。至南都再建國事。累罪宜盡捐。異同專心憂國。尙恐難支。而相仇益甚。當擁立之始。鳳督馬士英移書商之。樞臣史可法有擇賢語。可法意士英有所謂也。遽與姜曰廣、呂大器輩移

文士英言。福王失德事。而錢謙益雖家居。往來江上。亦意在濳籬。若以福邸向有三案舊事。與東林不利也。士英得移文。卽與大帥蒙徐功高。然輩持爲口實。力主福王。其所揀倫序之訟。自當。但與初時移書意不相合。可法畫實爲其所賣。上旣立。可法爲首輔。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一入。可法卽出。爲督師。士英有阮大鍼之薦。舉朝力爭之。卒以中旨起爲少可馬。大鍼一入。卽翻逆案。處諸清流。憲臣劉宗周以疏爭。士英去。鍼內用瑄。外用藩帥。并收勳臣。以助

其意蓋欲逐宗周輩而內搆勳舊從此遂不可知賄賂大行凡察處者重糾敗官者贓跡狼籍者皆還原官或數加超擢時以擁立懷異心并三案舊事激上怒上實寬仁不欲起大獄故清流不至駢首卒致左師因衆憤有清君側之舉士英盡撒勁兵以防左師大兵已至維揚而滿朝俱謂無虞且欲因以破左一時有識者謂亂政亟行羣邪並進莫過于此大兵一渡江國事瓦解馬阮之徒身統重兵望風奔竄不亦痛哉二黨之於國事皆不可謂無罪平心論之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四

十一

始而領袖者爲顧鄒諸賢繼爲楊左又繼爲文震孟姚希孟最後如張溥馬世奇輩皆文章氣節足動一時而攻東林者始爲四明繼爲元趙繼爲魏崔繼爲溫薛又繼爲馬阮皆公論所不與也東林中亦多敗類及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高而于籌敵制寇卒無實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嘗爲朝廷振一法紀徒以伎刻勝可謂之聚怨不可謂之任怨也其無濟國事兩者同譏東林附麗之徒多不肖貪者狡者

俱出其中。然清議猶得而持之。間亦以公道拔人。其
行賄者尙耻人知之也。攻東林者納賄惟恐不足。至
崔魏之時。南都之攻。則明目張膽。以糴利爲市。而不
以爲耻矣。東林初負氣節。每與內璫爲難。卽賢璫王
安亦璫之慕賢。非諸賢之通璫也。及其衰也。求勝不
得。亦有走險與璫結交者。崇禎之季。往往有之矣。攻
東林者當神廟時。羣璫無權。未有內通者。自呈秀輩
奉忠賢爲主。而所以媚璫者。無所不極矣。若誦莽功
德。誠天地間一大怪事。迄于南都而通璫者。揚揚驕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四 三

語。惟恐人不知也。若兩黨之最可恨者。專喜逢迎附
會。若有進和平之說者。卽疑其異已。必搯戈隨之。雖
有賢者。畏其辨而不能持。亦有因友及友。并親戚門
牆之相連者。必多方猜防。務抑其進。而後止。激而愈
甚。後忿深前。身家兩敗。而國運隨之。謂皆高皇帝之
罪人可也。顧後世之論爲賢爲邪。有難混者。余亦以
前輩所愛重。欲推而入之。清流裋中。然余不以此懷
偏念。平言其實。庶鬼神之可質也。

此出夏允彝

李三才。少負才名。爲山東藩臬。極有名。去山東二十

年民歌思不忘。謂大盜大猾皆爲李所擒治殆盡。民得安生。錫爵蒙特召時。手疏言上于章奏一槩留中。持鄙夷之如禽鳥之音不以人耳。然下以此愈益稱神稱鬼。成何國體。此疏甚秘。而三才鈎得之。洩言于衆。謂錫爵以臺省爲禽獸。臺省益攻錫爵。具詞醜甚。三才多取多典。結客遍天下。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意其真足以幹國矣。然余嘗見其辨疏。謂相傳土于宮中。請仙仙語。以李三才爲聖人。故羣臣咸妬之。此其言亦甚不根。大抵才而不羈。非純臣也。其豪華之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四

十四

習。宜不爲清流所喜。或言三才初請憲成時。止常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皆偶然耳。昨偶乏卽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又聞一孝廉負才名者。當計借時。與一孝廉借謁之。留兩日。不過贖數金。所借孝廉頗愜。及至都。旅館甫定。而三才之使者已至。贈孝廉二百金。所與借者亦四十金。其撻縱類如此。使以其才智盡用之。職業亦非常也。

金壇于玉立者。東林中用勝于體之上也。于諸生中

獨賞韓敬才託丁元薦與結婚姻相與至密乃敬爲
鼎元而元薦首攻之。王立實發其機此又人情之不
可解者。敬于賓尹往來最密。取之爲元。未必無故。但
敬之才亦不媿耳。敬好縱橫之學。恣色貨。自非治平
之臣。要不至如賓尹之甚。每奪人妻。而壞人節也。

爭論之囂。莫如辛亥京察。御史金明時于察前上言
察典勢必及某某。其意固在免察。而于汴兆京輩以
阻撓察典。嚴糾之。明時辨以阻撓何迹。兆京謂俟察
典竣。宜言之。于是察典尙未下。而明時先爲民然。兆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四

五

京所謂阻撓者。不過前疏頗覺太甚。秦聚奎舍死報
國之疏。人亦有稱之者。但疏中自稱今年等命該死。
故舍生爲此。亦可訝也。時稱察典寃處者七人。總爲
賓尹所鼓動耳。賓尹盛才名。一時重處。或以爲駭然。
繩其品行實不寃也。至丁巳京察。不平彌甚。竟無一
人起而爭者。則在朝清流驅逐已盡矣。

韓錢王鄒才。旣相伯仲。又爲同籍而相仇。至甚。殆不
可解也。王象春自述云。與鄒同遊西山。鄒爲對偶云。
敬字無文。便是苟。思其對不可得。王忽云。林中有點

不成材以賓尹號霍林故也。此皆輕薄之尤。韓鄒固爲世詬矣。王居鄉最爲鄉人所疾。其族人亦多恨之。錢聲色自娛。末路失節。既投阮大鍼。而以其妾鄒氏出爲奉酒。阮贈以珠冠一頂。價值千金。錢命柳姬謝阮。且命移席近阮。其醜狀令人欲嘔。嗟乎。相鼠有體。錢胡獨不聞之。南都被日。與王鐸南面而坐。點諸降臣名。至鄒之麟。不應名。王鐸急欲叅之。張孫振對錢言曰。此係老先生同鄉同籍。宜爲周旋。錢領之。鄒得無恙。張孫振每對人誇此語云。非我鄒衣老幾弄出來。聞鄒厚酬之。而鄒猶洋洋稱我不臣二姓。噫。亦可酬矣。

明季七畧

卷之二十四

六

井都死難。如孟兆祥及其子章明。汪偉夫婦。凌義渠。施邦曜。周鳳翔。陳純德。吳甘來。朱之馮。衛景瑗。吳麟徵。王家彥。勳臣。惠安伯張慶臻。戚臣新樂侯劉文炳。及其弟都督文耀。大康伯張國紀。駱馬壘。永固舉家焚死。武臣周遇吉。內臣王承恩。南都死難。如高俅。劉那弼。何剛。吳嘉允。陳于階。錢棟。祁彪佳。勳臣靖南侯黃得功。魯之瑛。黃蓋侯承祖。父子陳天叙等。皆爭光。

日月與二黨皆中立。故附記于此。成德之自盡也。先
語其妹云。爾尙未嫁。留此何依。妹請先自盡。德哭而
視其縊。其妻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哭盡哀。
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媳皆已歿。亦慟而自縊。當德
之糾溫體仁也。廷杖拷訊。備受慘毒。其母多方詈體
仁于途。且欲擊之。體仁訴于上。逐之出都。謫戍遇變。
家屬盡歿。又以流離顛沛。其妹年二十餘。竟未及嫁。
甫召還而闔門殉難。最爲烈云。劉理順。盛德士也。亦
合門自盡。寇在中州。知其清。亦聚哭之。馬世奇二妾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四 七

矣。夫宜左也。仍易位而沒。

南都之覆。人皆以爲無可爲矣。惟石麟矢死。必圖興
復。禾城殺魏官後。衆情紛紛互猜。出石麟于外。及城
垂破。自請入城。慷慨賦詩。自經。二義僕。二義僮。從死
焉。侯峒曾倡義守城。其子元演。元潔。少年高才。自聞
南都破。卽發憤求死。與父同守城。至是兄弟爭死。俱
爲兵殺。義僕亦從死。黃淳耀初登第。卽知時事已非。
不受職而歸。布衣徒步。蕭然高隱。及與侯同守城。城

破及其弟淵耀同自縊。仍題壁以不能謀國爲歉。陳干階官止欽天監博士。聞難衣冠謝國恩。首自縊。吳嘉允已奉差出都。聞渡江乃復回車。寓于城外僧寺。欲上書屢不達。及書上卽自經。侯承祖守金山衛。殺五百餘人。力屈被擒。大罵而死。此數公者尤死難中。最烈。其生平美行不勝書。計異日史臣當各爲立傳。又南都破後。起義而死。節草野間亦多其人。未能詳也。

流寇大畧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四

支

流寇始于秦之潰。兵皆耿如杞。入援之師也。秦地連饑。民窮賦重。遂從寇者日繁。其始固易。剪楊鶴爲三邊總督。欲撫安之。旣撫復叛。鶴逮謫戍。洪承疇爲秦撫。勦之甚力。洪廉而勤。將士愛戴之。勦寇幾盡。僅三千人。渡河入晉。晉撫許鼎臣不能禦。漸猖獗。遂由中州入蜀。蹂躪彌廣。用陳奇瑜爲總督。寇入川。幾爲川兵所盡。奇瑜再主撫。遣之入秦。至秦又叛。逮奇瑜下獄。用洪承疇總督陝豫。楚蜀賊聞承疇來。大懼。盡避入終南山。中官兵圍之。大帥曹某勇而驕。遽入山搜。

寇爲所敗。歿賊復闌出。楚豫間用盧象昇爲總督。與承疇兵勦寇。孫傳庭爲秦撫。象昇身先士卒。以善戰稱。而傳庭父爲邊將。亦習行間事。雖與洪不合。其才自優。象昇用關外兵一破寇于豫。而承疇傳達亦時時以捷聞。寇且衰矣。邊警亟。召三公入援。兵退卽用象昇于宣。大承疇于劄。遼傳達于保定。而寇又復盛。傳達僞稱病。逮下獄。是時楊嗣昌爲中樞。疏薦熊文燦爲總督。議增天下餉。初以溢地爲名。蓋言額外之地。楚中遼澗。或有之。而四方實無是也。有上疏爭者。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四

九

輒被處。遂總加之。額田中持設一少司農。理勦寇餉。俾文燦專兵事。然文燦向在閩中。幸以撫鄭芝龍成功。遂謂寇必可撫。專意招降。初寇之起。紛紜無主。久之有老獬。獨闖塌天。滿天星。鵬山。鷓等名。亦未著姓。名至是有張獻忠。李自成。輩漸并各寇爲雄長。然招獻忠後。兵肆凶悍。侵奪居民。每伸寇而屈民。獻忠旋颺去。其勢益張。文燦遽論倖寇旣復叛。嗣昌乃自請勦寇贖罪。上爲賜坐設宴。賦詩以寵之。雖大帥及司道皆得以賜劍自戮之。權重甚。楊至楚。申軍令。鼓將

士一時赫然旋敗獻忠而圍之瑪瑙山中獻忠出戰
墜馬幾被獲楊謂勦功可成先是嗣昌在閣時議練
兵十餘萬各鎮用以破賊特加練餉使淨于遼餉之
數至是卽撥遼餉以充勦寇之用餉足而民怨已極
獻忠被圍久鑿山徑走入蜀嗣昌彈蜀撫邵捷春逮
論辟蜀民爲訟寃不之釋也獻忠遣奸細入襄陽城
與獄中大盜相通又遣寇僞作商人運車入城兵器
皆藏車中至則內外相應城立破襄王被難矣寇自
發難以來未嘗破藩封傾重鎮也自襄陽破後勢遂
滔天闖賊李自成又破河南府福藩不屈被難闖賊
得珍寶無算其勢益張嗣昌旋歿或云服毒或云病
疫死而上終心憐之明年春闖賊再圍開封府前後
且百餘日城中斗米十金草木皮筋皆盡及人相食
上令各路進兵救援皆不能至初次圍城賴大帥陳
永福及其子德力戰却之至是永福父子亦被困而
河忽大潰城沒周藩與守士諸臣皆走高丘得免百
姓死且盡矣或謂城中人自決壞河以便出走然河
堤向高于城以歲修俾勿壞寇旣圍城堤久不修其

潰固宜。上爲之悲痛。出孫傳達于獄爲總督。悉發秦
晉兵從之。傳達大治兵。自謂必能破寇。上亦屢趣之。
出關。傳達銳而疎。寇屢僞敗以誘之。深入一戰而敗。
軍資蕩寇。遂入關。據有長安。傳達走死。先是寇所破
城邑甚多。武弁多失節。而文臣未有降者。至是秦中
方伯陸之祺輩多蒙面屈降矣。寇卽由秦入晉。所至
風靡。止先遣閣臣吳牲出督師。牲遂巡未行而獻賊
已破武昌。舊閣臣賀逢聖死節。上怒黜牲。旋逮問諂
戊獻賊所至殺戮無孑遺。而闖賊稍戢。民遂以闖賊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四

三

爲不殺人。至卽降。幾不留行。惟榆林力守。與賊殺傷
相當。破城之日。皆閭死無一降者。榆林多老將故也。
寇渡河而東。閣臣韓爌撫臣蔡懋德皆死之。平陽郡
守張璘然迎降。且爲之用上遣閣臣李建泰督師。
送之。出待以殊禮。然兵餉皆絀。選京兵從行。中途多
散佚。李至真定不能前。而寇已遁矣。李爲寇同姓。得
不死。傳聞寇稱之爲叔。後復臣寇。李生平頗負重望。
至此殊可恨。寇一從真定來。一破居庸關而入京師。
詞臣李明睿建議。當遣科臣光時亨疏阻之。又有言

東宮宜出撫軍于南亦不果上已遣閣臣魏藻德方呂貢屯田練兵淮揚間後以寇迫留之羣臣建議者紛紛而城守卒無料理十五日尙館課庶常十六日召對館選十八日寇已從通州至都一到卽破彰義門矣內城尙未覺也上自縊于煤山自以身失天下不欲以衣冠見祖宗裂冠毀冕而崩猶書衿以不殺我百姓爲戒聞者莫不痛絕而寇已馳騎入城矣自成入宮舉帝后之靈出置廷衛傳聞素棺置蘆蓆棚中有僧以麥飯爲供萬姓無不感慟而羣臣無有拜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四

三

哭者自死難二十餘人外皆臣賊各官報名出見皆趨至廷中立候竟日不許見亦有潛身得免者但先帝神聖身殉社稷千古所希而諸臣死難者寥寥大可恨也。大抵野史所記降寇諸臣鮮不實者而南都初定六等之案總以賄賂出入及門戶相仇者則陷入之有一星士從梁溪來云梁溪一友記從逆名姓事實詳而確余擬作一書亟往索恐未可必得耳案屢定屢移蓋恐一定則無從索賄故爲出入遊移留不結之案卽死難最烈者亦必索賄乃爲題請自成

每登御座。卽眩。人皆知其無成者。是或邀神靈以呵護云。

胡季北畧卷之二十四

三

終

10478

